

DUKU

读库

0601

DUKU

读
库

0601

主编 张立宪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0601/张立宪主编.—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ISBN 7-80716-188-4

I.读…II.张…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6297号

读库0601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出版人:刘霆昭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20号

邮编:100734

电话:发行部:(010)85204603(外埠)、85204612(本市)

总编室:85204653

电子信箱:txcbszbs@bjd.com.cn

印刷:中煤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645×925 1/16

印张:20

字数:320千字

定价:30.00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人 物

- | | | |
|-------|------------|-------------|
| 1-44 |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 东东枪 |
| 45-60 | 郭德纲说 | 东东枪 采访 / 整理 |
| 61-76 | 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 | 郭德纲 |
-

文 本

- | | | |
|---------|-------------|-----|
| 77-127 | 追我魂魄 | 云 杉 |
| 128-131 | 《追我魂魄》背后的故事 | 云 杉 |
| 132-138 | 一些旧闻，一缕魂魄 | 史 航 |
-

书 乡

- | | | |
|---------|-------------------------|-----|
| 139-150 | 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序余世存先生《非常道》 | 王 康 |
| 151-155 | 《非常道》后记 关于类人孩语 | 余世存 |
| 156-165 | “历史就是历史” | 冯 玥 |
| 166-168 | 世疑中的烟花 | 周晓枫 |
| 169-171 | 完美的可能 序《德叔说相声》 | 蒋 韵 |
| 172-175 | 贫嘴的孩子有糖吃 | 丁 杨 |
| 176-183 | 最勇敢的白日梦 | 苏 葵 |

乐 坛

- 184-205 香港词人记痕 沈胜衣
-

影 苑

- 206-228 周星驰龙套家族 荣 超
- 229-243 好莱坞电影俗套 周 舒 / 编译
- 244-253 从天而降 杜 嘉
- 254-262 海报上的休闲生活 托 托
-

札 记

- 263-281 名剧的儿女们
东棉花胡同 39 号 史 航
- 282-292 谁令骑马客京华 高尔泰
- 293-304 日内瓦故事 卢跃刚
- 305-313 BBS 考古录 邱小刚
- 314-317 补白三则 缪 哲

■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 东东枪

“我是中国相声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贺延光 摄

这些年，我们说相声

台湾导演赖声川的戏剧作品《这一夜，谁来说相声？》里，李立群扮演的言归在介绍由大陆赴台湾演出的相声大师“常年乐”时说道：“每一个深沉哀痛的年代里面，（人们）都接受过他温暖的照顾。”

自相声行内公认的开山祖“穷不怕”朱绍文开始在天桥卖艺至今的百余年间，无数深沉哀痛着的小小百姓，也都曾在包袱抖响的一刻体会着他们片刻的欢愉，以及蕴藏在这欢愉之中的温暖的照顾，无数人间悲喜都被相声艺人化作淋漓干脆的包袱，于市井间一一抖响。

也是在这百余年间，相声从街边撂地到登堂入室，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从杂耍玩艺儿到语言艺术，从弱到强，又从盛到衰……

2005年6月26日，一场名为“这些年，我们一直说相声”的传统相声在“穷不怕”当年卖艺的北京天桥上演，演出这场节目的是一个名叫“北京德云曲艺社”的团体。

这个团体现在每周固定在天桥的“天桥乐茶园”上演两场传统相声大会，领衔的演员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今年，是这个年轻人在北京的各处茶园剧场坚持相声演出的第十一个年头了。

他叫郭德纲。

谁是郭德纲？

十五年后的一条好汉

2005年11月4日，“郭德纲、于谦天津相声专场演出”前一天的下午，郭德纲从北京家中出发赶到了天津。

那天晚上，郭德纲登门拜访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在西河大鼓门里的师父，天津曲艺迷中颇有威名的老艺人金文声先生，另一位是传统相声观众几乎公认的当今最优秀的相声艺术家——少马爷马志明。郭德纲给少马爷送去了几张他明天演出的门票，却得知马先生此前已经为得到几张演出票而主动联系过天津文艺电台的曲艺节目编辑梁文逸。

第二天的演出定在晚上19：15开始。中午12：05，郭德纲穿着一身

休闲西装，与爱人一同出现在中国大戏院门外，手里还提着一袋子看起来像是什么树枝的东西。他笑着向旁边的朋友举起手里的东西：看见这是什么了吗？金钩梨！小时候在天津咱常吃这玩艺儿啊……几分钟后，他从一张宣传海报前走过，海报前驻足观看的一位中年男子侧身让他通过，没发现身边经过的这个人海报上的“相声演员郭德纲”有什么联系。

此前的两天郭德纲患上了感冒，这时候还略微有些鼻塞。我问他：“上次在天津演出是什么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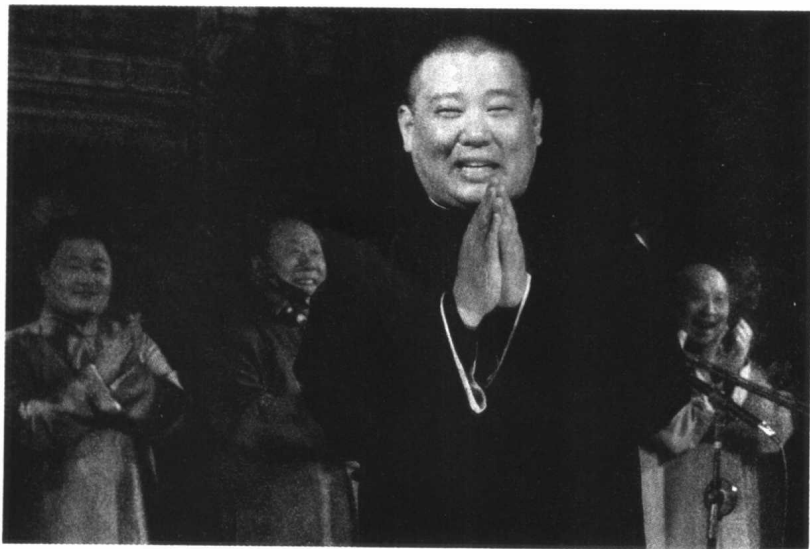
他说：“大约九八年的时候了吧？中间有一次路过名流茶馆，被佟有为、马树春拽进去票过一场，除此再没有过。”

“现在什么感觉？”

“感慨太多了……”

与此同时，一场自凌晨开始弥漫的大雾使得京津两地间的数条高速路全部封闭，早上九点就从北京驱车出发的北京德云社其他演员都被堵在了路上，车上还有当晚开场节目“什不闲发四喜儿”需要的乐器架。郭德纲说：没事儿，到时候自然就有办法了。

也在此时，一大早就在北京天桥乐茶园门口集合的五十余位自称“钢丝”的郭德纲迷刚刚决定要改坐火车赶往天津，他们租乘的大巴车转悠了一上午，始终被大雾所阻。



郭德纲曾在演出时应观众要求返场二十二次，即使如此，每次谢幕时也都有观众久久不肯离去，和很多老相声艺人一样，郭德纲将观众称为自己的“衣食父母”。

贺延光 摄

原以为可以提前进后台去做些休整、准备，但是郭德纲却被剧场工作人员告知，后台要等到下午三点半才能开门。接下来这几个小时里，郭德纲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吃了一碗牛肉面、在天津的老字号冷饮店“康乐”吃了一点冷饮。其中大部分时间，他的嘴里都在轻声哼唱着什么东西，一会儿是西河大鼓，一会儿是《卖布头》里的吆喝，一会儿又是几句白派京韵大鼓《孟姜女》。下午14:30，他站在滨江道上，眯着眼睛瞧见了开始在云层与雾气中隐隐显露的太阳：“这孙子，你丫早干嘛去了？”

片刻之后，有一位北京观众发来短信息：京津塘高速15:00开放。郭德纲15:05时给徒弟何云伟打了个电话：如果从现在开始一个小时内还没上高速，赶紧叫上全体人员一块儿去火车站。坐火车。

15:30，中国大戏院后台有人来开门了。郭德纲进入后台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从北京带过来的场面桌支开，铺上绣着团龙的桌围，将四个角拽整齐，再把放在行李箱中的醒木、折扇、白手绢、玉子板一一摆好在桌上。然后把《学西河》中要用到的鼓支起来，拿出鼓键子、鸳鸯板，打起鼓板，开口便唱：“大清一统，锦绣的疆阔……”他的爱人王惠则开始将他和搭档于谦今晚要穿的四套大褂拿出来一一熨烫整齐，挂在后台的衣架上。

15:40，郭德纲手执鸳鸯板在后台化妆间不断地踱着步，看起来有点焦躁。有人接到电话，说是德云社其他演员现在已经开始奔往103国道。郭德纲回头说：嗯，不是奔103电车站就成。然后走到化妆间的大镜子前，双眼死死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15:50，王惠打电话问堵在路上的演员们有什么进展，得到的回复是103国道、104国道以及所有高速都进不去。郭德纲离妻子两米左右，坐在化妆镜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叨念着晚上的段子。叨念完一个段子，他给徒弟何云伟打电话：坐火车去吧，见机行事。说完仍旧坐在大镜子前，神情严肃。此时距演出开始还有约三个半小时，除郭德纲之外，所有演员都被堵在北京的五环路上。

16:10分左右，中国大戏院工作人员提着一支毛笔，蘸好白色颜料，在后台的一块红色板子上写下一个“祝”字之后，才突然回头问起旁人：哎？这主演叫嘛？什么纲？

他最后写下的是“祝郭德纲于谦相声专场首次莅津演出圆满成功！”写到“莅津”二字时，正巧在一旁经过的郭德纲轻声说道：“师傅，我是

天津人。”写字的师傅似乎没听见。郭德纲就又重复了一遍。

“噢。去北京发展了？”

“嗯。出去十多年了。”郭说，然后就等那人写完，说了声“谢谢”，转身走开。

16: 25, 北京的相声演员刘洪沂打来电话,说自己已到天津。郭德纲显得有些兴奋:洪沂叔来了,这下好了,一会儿不成可以让他先给我量活(捧哏)。

16: 35, 十几个由北京赶来的观众涌进后台,有几个与郭德纲拥抱在一处:“我们来了,好点儿吧?后台的还没到,要是前台的再不到就坏了……”

16: 45, 天津的年轻相声演员,也是本场演员之一的高峰赶到后台,郭德纲拉住高峰开始对词儿——《口吐莲花》。

17: 00, 一段《口吐莲花》对完,郭德纲脸上的神情放松很多,眉头也舒展了些。他开始进入状态。

17: 10, 得到消息,所有其他演员已经赶到北京站,并且买到了17: 50发车的火车票,19: 12才能抵达天津。

17: 25, 郭德纲在后台自言自语:范振钰、黄族民、刘洪沂、侯长喜、王文玉……最不济了今儿个来的这几位一人给我量一段就够了……

17: 30, 于谦打来电话,说演员们已经上火车。

18: 15, 天津哈哈笑艺术团的两位相声演员来到后台与郭德纲聊天。哈哈笑的两位演员提到:今天下午他们在园子里的演出,九成观众是因为晚上郭的专场而从北京赶过来的,然后赞叹:这些粘子(观众)们不错!郭德纲说:“那是!太不错了!”

19: 05, 相声演员刘洪沂、李金祥在中国大戏院旁边一家小饭馆匆匆吃了点晚饭后赶到后台。见到刘洪沂走进后台,郭德纲笑着迎了上去:爷们儿!今儿个太有意思了!

19: 20, 演出开始,原定开场节目、全体演员共同演出的“什不闲发四喜儿”取消,第一段节目改为郭德纲、高峰合说的《西征梦》。

19: 45, 郭德纲与高峰的返场段子《口吐莲花》开始,郭德纲正在向演员介绍高峰时,台下一观众用天津话喊道:你哪人?郭德纲在台上用天津话回应:“我天津的啊!”台下响起一片喝彩声和掌声。

20: 05, 郭德纲、于谦二人一同走上舞台。郭德纲在台上对于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来了！

20: 10, 郭德纲在台上表演《学西河》，垫话中有一个段落是唱太平歌词，郭德纲正要打板开唱，楼上观众席中有人点出了名目：《单刀会》！郭德纲在台上循声音望去，伸出二指凌空一指：好，单刀会！

21: 00, 一直坐在台下第三排中间偏左位置上的马志明起身沿过道朝后走出了剧场。几分钟后，台上的主持人刚刚介绍出马志明的名字，他就从舞台上场处小跑着上了前台，拿过主持人的话筒。台下观众中顿时炸起了长达五十余秒的掌声和喝彩声。然后，六十二岁的马志明开口说道：“您这一鼓掌，我知道，因为这个郭德纲呀，说实在的，这小子太可爱了！确实呀，我今天特别的激动！我真没想到，因为这个……郭德纲现在他是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了。侯耀文慧眼识人呐！就看他是这苗子，把他调到他们团，收他为徒弟，确实是好事。我当年呀，我们在天津曲艺团演出，好像在1990年之前吧，郭德纲在我们团里头帮过忙。那时候考虑呀，是调他是不调他，领导这事……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要。（观众笑声）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咱也不是个领导，也没个职务，反正当时我看这小子不错。嗯，确实不错！后来呢，他走的时候我就说：‘郭德纲，二十年后必



2005年11月5日的天津专场演出时，郭德纲手执鸳鸯板，打起鼓板，表演《学西河》。

是一条好汉！’（观众笑声/掌声）从1990年算到现在——刚十五年他就投胎了！（观众笑声/掌声）转世了！而且回到天津，这叫一炮打响！确实出乎意料。这是我们天津的光荣，我们大家的骄傲！”

22:40，郭德纲天津相声专场演出结束。郭德纲在这场演出中一共演出了《西征梦》、《口吐莲花》、《学西河》、《我要上春晚》、《我这一辈子》、《山东二黄》、《卖布头》七个相声段子，加上返场的《盗墓》、《绑架》、《大实话》三个小段，共是十段。

子夜前，郭德纲与北京德云社其他演员一同驱车返京。

返京前，在中国大戏院的剧场门口，演出时一直在台下观看的郭德纲的父亲站在秋风中，对面前的儿子说出的正是郭德纲常在上场时面对观众说起的一句话：“我很欣慰。”

三天后，郭德纲在网上写道：“2005年11月5日夜11点多，天津中国大戏院举办的郭德纲相声专场已经落下帷幕，街上行人寥寥，秋风起处，落叶四飘，与刚才戏院内的花团锦簇叫好连天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车向北京方向驶去，徒弟们依然沉浸在方才的兴奋中，我将头扭向窗外，夜色中的天津，既熟悉又陌生，1995年含恨离开这里时，我咬牙发誓，十年之内我郭德纲一定要杀回来，今天我如愿了。可此时心中，并不仅仅是高兴，更多的是感慨。”

此时，距郭德纲最后一次在天津演出有七年，距他第一次在北京的京味茶馆说相声有九年，距他孤身一人“含恨”离开天津有十年，距马志明对他说出那句“二十年后必是一条好汉”有十五年，而距郭德纲八岁拜师学艺，则已有二十四年。

天津小孩

2004年7月，当一名网友在相声论坛“中华相声”(<http://www.mapai.org>)中的一个回帖里将郭德纲说成是北京演员时，有人回帖纠正说：郭德纲是天津人。

回复这句话的ID名叫“天津小孩”，这个ID的主人是郭德纲。

郭德纲是天津市红桥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安警察，母亲是教师。郭

德纲小时候，父亲的管片儿内有一个红桥俱乐部，父母都去上班时，父亲便常把他放在这个俱乐部的剧场内。当时剧场里常有各种演出，戏曲、曲艺都有，郭德纲那段日子几乎是有什么看什么。天津人最爱戏曲曲艺，天津的电台也就总播些戏曲节目，郭德纲虽然年纪还小，但也爱跟着哼唱。他还记得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京剧《秦香莲》里“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一段，后来还买过一本《秦香莲》小人书，上边的图案是京戏《秦香莲》的剧照，下边是剧情简介，也有唱词，郭德纲便常照着那底下的唱词儿唱起来。

不久，郭德纲认识了一个名叫小五的朋友。小五的父亲是说评书的，名叫高祥凯，也就是郭德纲简介上提到的高庆海先生。高先生第一次见到郭德纲就很喜欢这孩子，说他面相好，是“上人见喜”，后来知道他喜欢这一行，就开始教他说起了评书——此时的郭德纲年方八岁。

最初学艺时，每天早上都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带他去高先生家，后来大了点，就变成自己每天骑着车去高家学艺。高先生每天要看《天津日报》，郭德纲去高家的路上就会先买张《天津日报》带过去。郭德纲去得早，高先生起得晚，往往是到了高家，高先生和小五都还在被窝里没起呢，他自己便在屋子里找点活儿干、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差不多了，人家父子也醒了。这像极了旧社会拜师学艺的小学徒的一个生活场景，高先生因此对他大加赞赏。



郭德纲在天桥乐茶馆的德云社演出后台。

贺延光 摄

学的是评书，开蒙却是用的一段传统相声——《五行诗》。这段《五行诗》是段文字游戏型的相声，主要内容是捧逗二人以历代古人名联句做诗，而且配合每句诗都有一个身段，高先生要郭德纲练的便是基本的语气、表情和身段。比如说到一句“金锤一对上下翻”，这其实就是三个身段——金锤、一对、上下翻。练这句时高先生给他拿来两个酒瓶子，告诉他就拿这个当金锤来耍。2005年11月，郭德纲在网上开始连载的自传作品里提到了这一段往事：“比划金锤时一手一个酒瓶子，金枪是用毛巾捋，学董卓撩袍时披着棉被上院里站着，唉，那是夏天啊。若干年后我教潘云侠《五行诗》，这一切全用上了，潘云侠呲牙咧嘴的时候，我笑了，好像看到当初的我……”

郭德纲在高家院子里比划这些稀奇古怪的招式时，常有一个孩子站在一旁笑话他。那孩子是同院的街坊，家里是卖汽水的，常穿着大红背心儿蹬一辆三轮车拉着汽水啤酒满街跑，后来这孩子长大之后也成了演员，而且最早以模仿相声大师马三立出名，他的名字叫汪洋。

传授《五行诗》时，高先生说过：“这活呀，使出来就是山崩地裂！”郭德纲虽然一直不明白，也不觉得这样一个文字游戏的段子有什么山崩地裂的，但还是没敢怠慢，把这块活打磨得瓷瓷实实。《五行诗》之后，高先生又给他说了个相声《戏迷游街》，在此之后才教他评书《三侠剑》里的“鏢打秦天豹”一段——这是郭德纲评书开蒙的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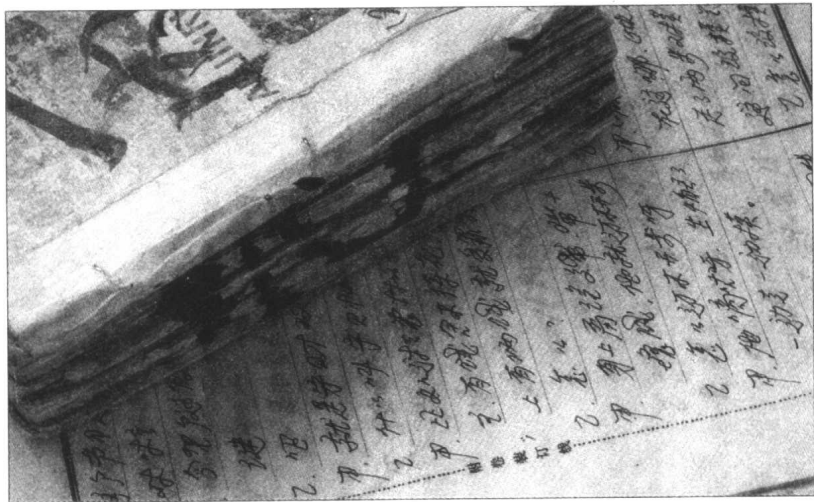
也是在郭德纲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的一个朋友认识相声大家常宝霆，便找机会把郭德纲介绍给了常宝霆。常先生是老相声艺人常连安的三儿子，当年赫赫有名的相声名家“小蘑菇”常宝堃的胞弟。登门拜访之前，郭德纲事先想到可能会让他当场表演，便提前准备了一个单口小段《天王庙》。这段《天王庙》很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现在还能听到单口大王刘宝瑞和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录音。当时没人教过郭德纲，他是自己听录音看文本学会的这一段。果不其然，准备的这一段还真就用上了。在常三爷家的小客厅里，常三爷问完“喜欢相声吗”“多大啦”之类的问题，就开始问道：“都会说什么啊？”“会说一个《天王庙》。”“噢？”常宝霆把眼睛瞪得挺大，“说说听听吧。”

那天常三爷有什么具体的评价郭德纲想不起来了，但他记得两条，一条是三爷告诉他，这段里头过路的四个读书人和私塾里的四个小孩儿写在

天王庙白墙上的字不该是横着，应该是一句一句竖排着的，读书人是大人，写得高，四个小孩身量矮，写得低，等于是在下边缘上的，这样最后被私塾先生连起来念才更合理。第二条是常宝霆先生那天跟他说的一句话：“小子，你记住了，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二十年之后的今天，郭德纲给他的徒弟们说活的时候，也常提到这句话。

常三爷是相声名家，事务繁忙，不能常去求教。后来就有人给郭德纲介绍了常宝霆的弟弟——常九爷常宝丰。常九爷是常家这辈儿里最年轻的一个，1947年生人，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人长得帅气、精神。常九爷家住天津的体院北，从家里过去，路上大约要用一个小时。郭德纲到现在还记得常九爷家的客厅里铺着的地毯、屋子里的大沙发，以及墙上挂的一幅到现在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的抽象画。第一天去上课时，那间屋子里很冷，郭德纲坐在客厅里很拘谨。常九爷喊自己的爱人从床底下拽出一个纸箱子来，从箱子里拿出来六本书。那是当时沈阳出版的六本传统相声文本，也就是现在相声学习者和爱好者都知道的“四大本儿”，即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一至四辑《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的前身。

这套材料当时是内部资料，外面根本买不到，郭德纲一见如获至宝，就一本一本从常先生家往外借，拿回家再一本一本本地抄，直到把这六本



这本六厘米厚的本子是若干薄笔记本装订而成，里边是童年郭德纲搜罗、抄录的各种戏曲、曲艺唱词等资料，封面上用毛笔写着编号“丙”，其下是当年郭的父亲帮他手抄的传统相声文本，这种手抄的资料有几大箱。

书全都抄完。相声行和评书行里把这种节目文本叫做“册子”（“册”读作 chǎi），这套手抄的传统相声册子，郭德纲一直精心保留着，直到现在还带在身边。

常九爷给郭德纲开蒙的活是《八扇屏》。他先是交给郭德纲一个手写本的《八扇屏》册子，上边还写着“王佩元整理”，让郭德纲回家背词儿去。王佩元是天津的相声演员，早期一直给常宝丰先生量活，合作过《并非讽刺裁判》等很多节目，最近几年一直在北京和常宝丰先生的侄子常贵田合作。等到郭德纲把《八扇屏》的词儿背好了，再到常九爷家，跟常九爷一句一句的对词，常九爷随时给他纠正错误。

除了常三爷、常九爷，当时天津很多的相声演员郭德纲都曾去登门拜访求教，如白全福、马志存等等。

当时正是1980年代，相声的繁荣期，尤其是在天津这样的曲艺窝子。一到夏天，天津的各个公园里常有露天的曲艺相声演出，而且往往是一进夏天就开始，一演就是三个月，演出不收门票，观众只要买票进了公园就能去看相声。当时在公园里演出的不乏名家，如于宝林、冯宝华等人，而且说的基本全都是传统相声。郭德纲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这样的露天场地，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当时有一个消夏相声晚会，是河东区文化馆的业余相声队固定演出，但也可以让郭德纲他们来演。郭德纲还记得那天和自己的搭档、也就是教评书的高先生的儿子小五一起蹬着自行车去第二工人文化宫演出的场景，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都非常兴奋，一边骑车一边反复对词儿。

演出的地点是在一个露天的长廊附近，头一次演出郭德纲没怯场，但是也没让观众哈哈大笑。给郭德纲一直记到今天的，是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对于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天津小孩”郭德纲来说，那个观众的笑容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来自观众的温暖和鼓励。

三次进京

几年之后，郭德纲经常九爷介绍认识了相声演员陶大为，并且和他“搭伙”合作，一块儿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团的青年队。当时的郭德纲是给

陶大为捧眼，他们忙于随曲艺团青年队在各种剧场、文化站参加各种演出，平均一年得有几十场——每一场他们的节目都是被放在开场第一个的位置。除去团里的演出，郭德纲还忙里偷闲在天津说过评书。《杨家将》、《大隋唐》，以及长篇单口相声“八大棍儿”，他基本都使过。

1988年，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由天津相声演员高英培负责。陶大为和郭德纲去参加招考演员的考试，留在了全总说唱团——这就是郭德纲的第一次进京。

郭德纲第一次进京的心态是急功近利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当大腕儿，要一场挣好几万，这是我现在最看不起的心态，但当时，就是抱着那个心态来的。”

当时的全总说唱团里，相声演员有高英培、孟繁贵一场，崔金泉、马志存一场，陶大为、郭德纲一场，同台演出的歌唱演员则有韩笑、苏红等人。除此之外，有一个负责检场的藏族小伙子名叫杨红，几年后这个小伙子在全国大红大紫，只不过观众知道的都是他的藏族名字——洛桑。

留在全总说唱团之后，陶大为郭德纲二人马上随团赴四川演出，之后就是在四川、河南各地几个月的巡演。巡演回来后，团里对这两个年轻人比较满意，准备开始给他们办理工作手续、调动人事关系。正在此时，北京爆发学潮，团里的调动工作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他们二人也只得离开北京，重回天津曲艺团的青年队，但郭德纲不久也离开了这里。

1992年左右，郭德纲开始在天津一些区属的小剧团搭班唱戏。他唱了半年的河北梆子、一年半的评戏，大花脸、小花脸、老生、小生、彩旦，他全唱过。

小剧团的演出很不正规，有时候非常狼狈。一次去河北文安县农村唱戏，戏台是在村子里露天搭的，台底下观众坐的都是用破竹片之类搭起的座位。演员在台上演出，台口有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小本儿记。演员在台上翻跟头，底下有人喊好，只要一喊好，小本子上就得记着：这人加五毛钱。一个甩腔，底下又有喊好，这也得记着：又五毛。

后台常有村里的老太太抱着孩子去串门，看着看着就和演员说：给我们孩子画个脸儿吧！后来知道，照当地的旧风俗，给孩子画个脸儿再抱着在戏台上走一圈，孩子能长寿。每给小孩画一个脸儿，后台要收五毛钱，可就为了这五毛钱，后台的演员差点没打起来，因为有演员正式提议，这